

# 青岛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七年磨剑有斩获 山东考古新突破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包括：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窑址。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2019年至2025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青岛琅琊

台遗址考古发掘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筑琅琊台的记载，是目前发现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同时，考古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具有标准器意义的建筑类遗物的发现，为山东乃至全国秦汉建筑及相关遗存的分期与研究提供了精确的参考。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当年十项重大考古新发现，是中国考古领域最高荣誉的奖项，有极高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自1990年开始举办以来，迄今已连续评选36次。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是山东省第23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殊荣。至此，山东入选项目累计达到26项，获得次数、项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吕凯在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进行成果汇报。

## 山东省历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名单

序号	名称	入选年份
1	章丘城子崖遗址	1990年
2	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 临淄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3	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	1991年
4	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	1994年
5	长清县仙人台国贵族墓地	1995年
6	长清西汉济北王陵	1996年
7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	
8	章丘西河遗址	1997年
9	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	2000年
10	日照海曲汉代墓地	2002年
11	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	2003年
12	临沂洗砚池晋墓	
13	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2008年
14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	2009年
15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2010年
16	阳谷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	2011年
	聊城东昌府区土桥闸	
	汶上南旺分水枢纽	
17	定陶灵圣湖汉墓	2012年
18	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2013年
19	章丘焦家遗址	2017年
20	滕州岗上遗址	2021年
21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2022年
22	沂水跋山遗址群	2023年
23	青岛琅琊台遗址	2025年

## 两度进京“赶考”终于“金榜题名”

琅琊台遗址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领队吕凯连说“幸运”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对于琅琊台遗址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来说，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进京“赶考”了。不过与去年“名落孙山”的结果不同，在今年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他终于“金榜题名”——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

那么，吕凯是如何进京“赶考”的？被誉为考古界“奥斯卡”的“十大”是怎样评出来的？记者此番专程与吕凯一起赴京采访，切身感受了他“赶考”的紧张与成功后的喜悦。

### 赢在新发现和新思考

4月29日上午，“十大”结果揭晓后，吕凯很快被记者包围。他神色沉静，只在回答提问时偶尔露出笑容。

一天前还不是这样。4月28日下午，即将登台“答辩”的吕凯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等结果出来再说吧。”他声音有些发抖。候场时，他来回踱着小碎步。

“其实真上去了，就没那么紧张了。”回想起前一天的场景，吕凯笑着说。

紧张是有原因的。此次“十大”，山东共有两个考古项目入围初评，分别是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与青岛琅琊台遗址。然而，根据之前投票结果，大明湖西南遗址止步初评，琅琊台遗址成了“独苗”。

更使吕凯“压力山大”的是，此次入围终评的20个考古

项目，竟有三个与“秦”有关。竞争对手来自陕西——陕西宝鸡魏家崖遗址基本确认为秦文公所建“汧渭之会”，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则确定了阿房宫选址于水，考古成果都具有突破性。

好在吕凯已经有了“参赛经验”。去年3月，琅琊台遗址曾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尽管结果令人遗憾，可与考古界“大拿”的交流给了他不少启迪。

“在点评环节，业内前辈强调了琅琊台与海洋文化、海疆战略的关系。”吕凯说，这使他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思考秦始皇修筑琅琊台的“深意”。

2025年，吕凯在率领团队进行考古发掘时，致力于搞清楚山顶“大台”、海边“小台”与山下院落的功能特点，最终将琅琊台遗址的历史变迁清晰地总结为“田齐经略”“始皇筑台”“汉承秦制”三个阶段。

他对手头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演示汇报阶段，表述流畅，一气呵成。

现场，有位连续两年担任评审的专家对此表达了认可：“琅琊台遗址价值重大，今年的发掘成果全面地揭示了多处遗存的功能特点与时代特征。”

### “十大”是如何评出的

获评“十大”后，吕凯最大的感受是“幸运”。毕竟，拿到考古界“奥斯卡”实在太难了，过程只能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

首先要“海选”。以2025年度“十大”为例，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25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调查等项目，

均可进行申报，国家文物局于2026年3月确定30项考古项目参与初评。

而后是线上“30进20”，评委是全国100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以及140名中国考古学会第八届理事，他们分别拥有团体投票权与理事投票权。

最后是线下“20进10”，领队依次进行“答辩”，每个考古项目仅拥有15分钟的展示时间与5分钟的专家提问时间。

“能够两次进入终评环节，说明我们的考古发掘得到了学界和公众的认可，这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吕凯说。

### 终于圆了少年梦

这次获评“十大”，也圆了吕凯的梦。他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读高中时，老师让他们写下职业打算，他写的是考古工作者。

“我不太爱与人打交道，考古人专心致志的状态让我非常向往。”讲到这，吕凯又连说了几个“幸运”，“很幸运能够进入这个行业，更幸运的是能亲手发掘秦始皇留下的，这么重要的国家工程遗迹。”

只是幸运吗？从34岁到41岁，吕凯在琅琊台遗址足足耕耘了七年。

“加我好友的记者太多，消息要回不过来了。”喜悦过后，这位性格内敛的领队又有了新的“烦恼”。

“兵荒马乱”只是短暂的，他即将回到本职工作中去。“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发表阶段性考古报告，配合当地做好保护展示工作，让我们的考古成果更有社会价值。”吕凯说。